

巴蜀文化
研究叢書

林向 著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科研项目

巴蜀考古论集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林向 著

巴蜀考古论集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考古论集/林向著.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4.6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220-06746-1

I. 巴... II. 林... III. 文物-考古-四川省
-文集 IV. K87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829 号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BASHU KAOGU LUNJI
巴蜀考古论集
林 向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汪 蓀
经典记忆
杨 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mcbbsf @ mail. sc. cninfo. net
电话:(028)86661236 86650010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6663361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850mm×1168mm 1/32
12.25
4
276 千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7-220-06746-1/K·980
2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巴蜀考古论文集，作者是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共收录论文 19 篇，可分三组。

(1) 从《周原卜辞中的蜀》到《到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等 6 篇，属于通论性的，主要讨论殷墟周原卜辞中的“蜀”与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从而构成巴蜀文化区的问题，以及蜀与夏的文化亲缘关系等。

(2) 从《蜀酒探原》到《三星堆假面考》等 8 篇，主要讨论古蜀文明的特征，如“萨满式文化”、祭司祭坛与祭仪、中华牙璋与树崇拜之源头、悠久的酒文化、人神造型的区别等。

(3) 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到《金沙江：中国西部龙》等 5 篇，主要讨论巴蜀文化区的民族和古今交通变迁以及文化交流等问题。



“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总 序

杨 超 杨析综

由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巴蜀文化研究丛书”现在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分别由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专家编撰的丛书，向各界读者全国、系统地展示了巴蜀文化的丰富内容和精深内涵。

编纂出版“巴蜀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继承巴蜀文化研究的优秀学术传统，以利于后来学者发扬、光大和创新。

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巴蜀史研究会曾经编辑了一套巴蜀史丛书，分别为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任乃强、邓少琴等老一辈学术大师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文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对于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文物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冯汉骥的学术文集，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继老一辈学术大师之后，巴蜀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蓬



勃发展的学术大势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成果，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现在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巴蜀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并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列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就是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对巴蜀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就是他们各自研究成果的浓缩和精华。该丛书的出版，不但可以比较集中地保存巴蜀文化研究成果的精神，而且可以大大推进巴蜀文化研究的进程，对于繁荣巴蜀学术，开创巴蜀文化研究新局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和六本专著分别是：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林向（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胡昭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南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隗瀛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绍明教授的《巴蜀民族史论集》，从民族学和民族史的视角，对古往今来巴、蜀境内各民族及其文化源流作了精深的分析，阐释巴蜀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演进的异同，从而说明巴蜀各民族共同缔造巴蜀文化与文明的历史。

林向教授的《巴蜀考古论集》，从考古学的视角，着重对先秦巴蜀地区的文化、文明与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从物质文明的发展演变着手，来深刻阐述古代巴蜀的历史与文明在中华古代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昭曦教授的《宋代蜀学论集》，从中国通史的视角，对宋代蜀学的形成、发展、演变、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刻分析，从而透视巴蜀学派的内涵、学风、成就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揭示蜀学与巴蜀文化的联系。

徐南洲研究员的遗著《古巴蜀与〈山海经〉》，着重从《山海经》的分析，参照其他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巴蜀地区的民族、地理、古史进行了细致考订，从而加深和扩展了传统巴蜀古史研究的基础。

隗瀛涛教授的《巴蜀近代史论集》，从近代历史演变的视角，对巴蜀近代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论述了近代四川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近代四川的开放与开发。

谭继和研究员的《巴蜀文化辨思集》，从历史学视角对巴蜀文化的始源、性质、特征、发展历程及现代化问题加以辨析，从而说明巴蜀重视今文经学的独特传统和重“一分为三”思维特征的历史哲学基础，说明“文宗自古出巴蜀”等独特文化现象形成的缘由。

巴蜀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巴蜀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各个学科领域还需要广大学者继承发扬老一辈专家的学术传统，学习他们严谨的治学学风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在他们辉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新，争取更大成就。我们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进巴蜀文化研究步伐，将巴蜀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目 录

周原卜辞中的“蜀”	
——“早期蜀文化”及相关问题·····	(1)
殷墟卜辞中的“蜀”	
——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	(20)
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半个多世纪来的回顾与展望·····	(39)
巴蜀文化区导论	
——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60)
蜀与夏	
——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	(90)
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	
——成都平原的考古最新发现·····	(112)
蜀酒探原	
——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	(124)
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	
——古蜀文明的祭坛·····	(147)
羊子山一七二号墓新考	
——古蜀文明的祭司墓·····	(160)



蜀盾新考

- 古蜀文明的祭仪千舞…………… (176)

巴蜀酒文化比较研究

- 考古、典籍与民族调查的结合…………… (197)

古蜀牙璋新论

- 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 (210)

中国西南出土的青铜树

- 巴蜀文化区树崇拜的源流…………… (234)

三星堆假面考

- 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人物造型研究…………… (269)

大石墓的族属问题

- 巴蜀西南徼外的邛人墓葬…………… (299)

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

- 巴蜀境内獯、蜒民族葬俗调查研究…………… (315)

《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

- 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 (334)

大渡河急转弯的历史考察

- 巴蜀文化区南北交通的古今变例…………… (353)

金沙江：中国西部龙

- 金沙江文化与巴蜀文化区…………… (366)

- 后 记…………… (383)



周原卜辞中的“蜀”



——“早期蜀文化”及相关问题

1997、1979年两次从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的西厢房2号房的两个窖穴（H11、H31）中，清理出17000余块占卜用的甲骨，其中有字甲骨292块，计有单字903个，合文12个。^①这批周原卜辞中出现国（族、地）名十余个：衣（殷）商、微、楚、蜀、虫（崇）、巢、猷（胡）、毕、密须、鬼、虹等等。这里仅就周原卜辞中的“蜀”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论证之。

一、断代

周原卜辞中，目前已知有“蜀”字的两片：

第一片（H11：68） 3字（图1）

伐蜀，

兹

^①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另有扶风齐家村出的字骨，因无蜀字，此处未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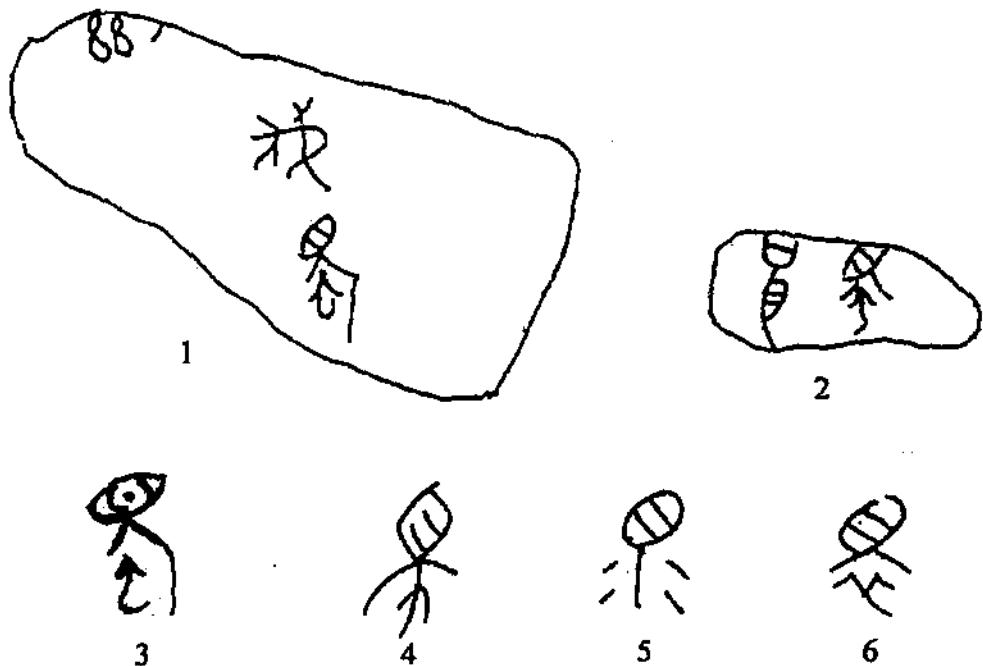
第二片 (H11: 97)

2字 (图2)

蜀

克

由于残破过甚：第一片只知“伐蜀”相属为辞，而与“兹”字词意不联；第二片“蜀”与“克”两字互不相连，难解其意，或释作“克蜀”为一辞，则误。



1. 周原卜辞的“蜀”(H11: 68) 2. 周原卜辞的“蜀”(H11: 97) 3. 班簋的“蜀”
4. 秦廿六年戈的“蜀”(小田溪 M3) 5. 五祀卫鼎的“累” 6. 江陵楚简的“累”。

蜀字图例

这两片卜甲出在周原岐邑的周室宗庙基址内^①，这就证明了蜀确为周的重要与国，其亲疏和战与周本身的利害休戚相

① 这里从《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和陈全方、王恩田、尹盛平等同志之说。(分别见《文物》1979年第10期；1981年第9期)。另外《商周考古》认为是一般西周贵族的活人宫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185页)；丁乙进一步否认这是岐邑宗庙，是诸姓贵族聚居区的宫室(《考古》1982年第4期)。但笔者以为尚不足推翻前述论点。



关，需要在宗庙里不止一次地卜告。

根据出土武王灭商前的卜辞（如 H11 的 1、3、84 号甲骨等）和西周晚期的陶器〔如 II 式鬲 T37（3B）：22 和罐 T36（3B）：7 等〕推定，这建筑的使用年代大概从先周延续到西周晚期。碳十四鉴定基址出土的木柱木椽，其年代在公元前 1080 年（校正后为 1245）~ 前 890 年（校正为 1010 年）之间，^① 两者相吻合。但出土甲骨的窖穴（H11、H31）打破了建筑的基址和西厢房的夯土墙体，^② 故其入藏年代的上限应晚于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属于该建筑的使用期内。各家根据出土卜辞的内容分析，认为上起周文王时代，下限到西周昭王即整个的西周前期。^③ 这两片带蜀字的卜甲因过残，一般未单独断代。有的据《尚书·牧誓》八国伐商有蜀参加的记载，认为不可能在克商后即伐蜀，断在先周文王经营江汉之时。^④ 李学勤认为“伐蜀”、“克蜀”即《逸周书·世俘》所说：“新荒伐蜀”之事。^⑤ 我们认为：“克蜀”不辞，“伐蜀”也因前后无文，而难以比附。就字体而论，第一片（H11：68）的字形与班簋相同（图 3）。班簋一般定为穆王时器，郭沫若改定为成王时器^⑥，故第一片的蜀字甲骨年代应与班簋相近才是。第二片（H11：97）之字形有变化，其目形与五祀卫鼎的累及江陵简

①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81》，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第 130~131 页。

② 见《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第 11 页图一。

③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10 辑；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 年，第 9 期。

④ 首倡其说者为徐锡台：《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学研究》第一辑。

⑤ 李学勤文见《文物》1981 年第 9 期，第 11 页。

⑥ 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 年，第 9 期。



的最近似，整个字形与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年戈相同（图4、5、6，）。五祀卫鼎为恭王时器，故其年代较第一片（H11：68）为晚。^①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片“蜀”字卜甲定为西周之初到西周中期为宜。

周原卜辞中关于蜀的记载虽属片言只字，却是距今二千九百年前西周早中期的宝贵史料，可补蜀的早期历史的空白。

二、形体分析

 各家均释“蜀”，无异议。但从偏旁形体分析，此字从目、乚、虫，与殷墟卜辞之“蜀”不同。《甲骨文编》（1965年版）共收殷墟卜辞的“蜀”20字，除前4字，另当别议外，其余16字均不从虫，其形稍异，隶定作“𠄎”。孙诒让首释为“蜀”，他引《说文》：“蜀，葵中虫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曰：“此省虫，于字例得通。”（《契文举例》下、九）。叶玉森、商承祚等诸家均从之。李孝定说：“字为全体象形，上目象蜀头，古文多以目代首者，许解不误，（篆变作）象身之蜎蜎，从虫者乃后起，于形已复。”（《甲骨文集释》第13卷，第3911~3912页）。可见，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之“蜀”的形体结构是大不相同的。

周原卜辞的蜀从目，象形。《说文》：“目，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段玉裁注曰：“人目由白而卢，童而子，层层包裹，故重画象之。”此目形与殷墟卜辞异，而与西周金文同

^① 《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参见图2)，这与“象蜀头”之说不符。

中间是而不是，与《说文》：“象其身蜎蜎”相去更远。按此形应作勹^①，《说文》有勹部：“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西周孟鼎之“匍”，所从之“入”作，与本字中间之勹形全同。

的形体与殷墟卜辞及西周金文“虫”均同。《说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玉篇》：“虫文虺字”。又同“它”，《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故“虫”也是“蛇”，而象形有长短大小之分。

可见，周原卜辞的“蜀”乃合体字，全形非象虫，而象一个纵目之人，曲体裹虫形徽记。它既象形（纵目之人），又象事（虫形徽记）。据此，也可见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的两个“蜀”字的不同^②，不仅因为形体结构有所发展变化，而有其更深刻的字源上的区别。甲骨文字属于象形文字，也可以说殷、周卜辞中的两个“蜀”字各自反映了不同的所象的对象。

我们认为考释古文字需要综合研究。徐中舒师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开幕式上即席发言说：“考释古文字要对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综合考察，研究古代文字，还要懂得古代社会，懂得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惯，把几方面结合起来。”（《古文字研究》第4辑）。他在近著《怎样考释古文字》中进一步发挥，要“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文

①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古文字研究》第4辑，表70。

② 殷墟卜辞“蜀”字之目均横列，只有一片纵列，为孤证。见《甲骨文合集》第13册摹本第5088页，片号4077。此片过残不辞，难以进一步解释。



字。”“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①下面试就周原卜辞“蜀”字所反映的纵目、虫徽等问题进行考释。

三、纵目之人

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蜀国的早期历史缺乏可靠记载，而蚕丛曾王蜀则是仅存的信史之一。^②《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槨为纵目人冢。”蚕丛之国在哪里？并不在成都平原，也不在汉中盆地，而在川西北岷江上游。《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书·地理志》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西汉湔氐即今川西北岷江上游的松潘一带。《地理志》又说：蜀郡有蚕陵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叠溪城废墟东北有蚕陵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29—30图正标西汉蚕陵县于此。据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成都记》“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这一带今为羌族聚居区，地下分布着大量古代的石棺葬遗存，一般以为属于氏羌文化。^③可是，氏与羌是有区别的^④，而且当地羌族一致公认：石棺葬与他们无关，他们自古以来奉行火葬，与文献记载“羌人死，

① 香港中文大学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1983年9月，第7—19页。

② 顾颉刚先生过去对古籍中的巴蜀古史，颇多辩驳，而确认蚕丛王蜀是事实。见《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页。

③ 沈仲常、李复华：《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3—255页。

④ 顾颉刚：《氏》，《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燔而扬其灰”（《太平御览》卷794引《庄子》佚文）相吻合。羌族称石棺葬为“戈基呷钵”（戈、歌、葛音通，意即戈基人之墓），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把戈基人描写成比他们自己的祖先先住在岷江上游，并与他们为敌的另一种人。这种人的特征是：（1）纵目；（2）有尾；（3）居石洞；（4）葬石棺。我们曾考释石棺葬、戈基人与蜀的蚕丛氏以及古代川甘陕一带的氏族之一支有关。^①蜀人有出于氏系者，早为史学界许多前辈所论证^②，石棺葬与氏族有关，也有论证^③，此处不赘。

所谓纵目，或释为“雕题”。《礼记·王制》孔颖达疏：“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据说清末光绪廿年（公元1904年）左右，有自藏区途经成都去北京的二十余人，为人围观，其人额上均有一直孔，内含黑珠，酷似三眼。额上一目，乃幼时刻额嵌石所致。^④近代灌县二王庙的二郎神像亦为三眼，据李思纯考释，二郎本氏人猎神，助李冰治水有功而入祠焉。（见《江村十论》）最近又有报道：在川西北今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巴郎山等地，尚有以艾青灸额头眉心为“眼疤”的人，自称是嘉戎人中的“哥邻”之一部。（见《四川史学通讯》第5期）。我们认为上述种种可能都是蚕丛“纵目”遗俗的流变。最初把纵目——这种雕题记载下来，不过是周人为了表现这种“西土之人”的蚕丛氏与渭水流域人们不同的面容特征，写成了那个纵目而视的“蜀”。据《羌戈大战》传说，

① 见本书：《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

② 请参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蜀史研究丛书》：徐中舒《论巴蜀文化》、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有关论述。

③ 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

④ 卫聚贤：《二郎》，《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



戈基人眼睛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纵目，即把眼睛“竖起来看东西”。另外，川滇交界处的纳西族有《人类迁徙记》的传说，讲到“眼睛直生的天女美，眼睛横生的天女好”。纳西文字也是象形文字，直眼作，横眼作。^①这“直眼”可能就是“纵目”的象形，殆即我国西北人中间所反映的蒙古人种北方支系的体征。^②这两者均备一说。

四、虫、鱼、蛇

蜀字从虫，其字源之古训有三：似蚕之桑（葵）虫；天牛幼虫之螭蛴；豆藿中的大青虫。《说文》：“蜀，葵中蚕也。”段玉裁注曰：“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螭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淮南子曰：蚕与蜀相类，而爱憎异也。桑中蠹，即螭蛴。”《尔雅·释虫》：“蜎，乌螭。”郭注：“大虫如指似蚕。”《庄子·庚桑楚》有“藿螭”，疏曰：“豆中大青虫也”。待殷墟卜辞出，近世又倡原始民族图腾之说，据殷契字形，释者纷沓。今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一说此字乃象形以蚕为神虫、图腾的民族。朱逖先认为，蜀之得名于最早养蚕的蚕丛氏。^③虽于古训有碍，而影响颇广，最近还有以“野蚕驯化”

① [日本] 君岛久子：《纳西族的传说及其资料》，海兰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5期。

② 周人遗骨未见研究报道，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与甘青地区同时，人骨稍有不同。前者眼眶圆钝，近于蒙古人种南亚支；后者“都有斜的眼眶”。参阅颜闾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头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第9册。

③ 朱逖先：《古蜀国为蚕国说》，《时事新报·学灯》第44期。